

圈點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國朝詩集

卷之四

論衡卷二十五

詰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官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為田。一字有可以數甲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內。吏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數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亭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并數鄉亭。獨第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街。以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街。人晝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乙州郡列居。縣邑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甲乙也。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數。日亦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辱也。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為支干者。何以對此。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戰負。二家俱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甲與子專。

比昧爽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終以破紂何也日大也在天為日在地為火何以驗之
陽燧鄉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大日氣也日有甲乙大無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
甲與子連所謂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名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
其名何以不徒言甲乙必言子丑何日廷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部署列布五方若王
者營衛常居不動今端端之日中行旦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廷異何謂甲乙為日
之名乎術家更說日甲乙者自天地神也日更用事自用甲乙勝負為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
夫如是於五行之象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為言加時乎案加時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
之日安得勝負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歛聲有外內以
定五音宮商之實夫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為姓耶以口張歛聲外內為姓也
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為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歛聲內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以
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為子氏周履大人
跡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以生名為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
以德名為義若文王為昌武王為發也以類名為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為假若宋公名杵
臼也取於父為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子字子我其立姓則
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歛外內調宮商之義為五音術
何據見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

氏王父字之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王父字乎？以奉姬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王父字，用口張歛調姓之義何居？句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與相調諧，自以壽命終禍福何在？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本姓也。夫妻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諧姓族，則禮買妾何故卜之？

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宜，何門之掩地不如堂廡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門人所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嚮，則戶何以不當與門相應乎？且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嚮有南北，長吏舍傳聞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宮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貶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嚮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嚮坐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嚮之門，或凶或吉，壽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為決南嚮之門？賊商姓家其實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火延牆徑從南方來乎？則雖為北嚮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四方洽浹乎？則天地之間皆得

其氣南嚮門家何以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四方非必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水也火滿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謂人常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為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叉杖鬼神如有知必止戰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為禍如無所知不能為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如謂鬼有形像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烟雲同驅逐雲烟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圖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勢欲殺人當驅逐之時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為害貴人之出也萬民並觀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卻士卒還去即復其處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於觀不為壹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猶萬民有欲於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却也然則驅逐鬼者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終食之間則舍之矣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曩歲於庭雞雀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不終日立守雞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為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與雞雀等末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巡之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為來之患盜賊攻城官軍擊之雖卻盜賊不能滅盜賊所為至之禍虎狼之來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

然則鬼神之集為命絕也。殺虎狼卻盜賊不能使政得世治然則盛解除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篤見鬼之至性猛剛者挺劍操杖與鬼戰鬪戰鬪壹再錯指受服如不服必不終也。夫解除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以殊也。其驅逐之與戰鬪無以異也。病人戰鬪鬼猶不去宅主解除鬼神必不離。由此言之解除宅者何益於事信其凶去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不敢妄集猶主人猛勇姦客不敢闖也。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為去十二神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飛尸流凶無神無凶解除何補驅逐何去。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為虐鬼。一居若水為魍魎。一居歐陽之間主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孝世信鬼修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短長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媼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天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為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況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利哉。祭祀之禮解除之法衆多非一旦以一事效其非也。夫小祀足以況

大祭。一鬼足以卜百神。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為土偶人。以像鬼形。今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如討論之。乃虛妄也。何以驗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普天之下。皆為一體。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蚤蝨着人身也。蚤蝨食人。賊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蚤蝨內知有欲解人之心。相與聚會。解謝於所食之肉旁。人能知之乎。夫人不能知蚤蝨之音。猶地不能曉人民之言也。胡越之人。耳口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談。尚不相解。況人不與地相似。地之耳口與人相達乎。今所解者。地乎。則地之耳遠不能聞也。所解一宅之土。則一宅之土猶人一分之肉也。安能曉之。如所解宅神乎。則此名曰解宅。不名曰解土。禮入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為人像。今解土之祭。為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乎。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神之實。故知其非。象似布藉。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土偶人。如祭山可為石形。祭門戶可作木人乎。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祀犧牲不肥澤也。且齊戒不敬也。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日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惟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飭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謗詛。君苟以祀為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為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今世信祭祀。中行子之類也。不修其行而豐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禍至。歸之於崇。謂崇未得。得崇修祀。禍繁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敬。夫論解除。

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祀義篇

世信祭祀以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以病作卜祟崇得修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為祭祀之助勉奉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賓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修祭祀是也信其事之非也實者祭祀之意主人自盡恩惠而已鬼神未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為恩義耳何歆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審其不能歆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同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體列宿着天之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宜食盡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能食如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飲食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歟斗羹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圜坵之上一鴈粟牛棗飴大羹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怨主人不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夫古之郊者負天地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脉也故人食腸滿則骨節與血脉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為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血脉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於天地猶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室中靈皆屬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

以為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羣神也。風猶人之有吹噓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于天地祭天地三者存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為有神。則人吹噓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存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宗廟已之先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修祭祀緣先事死。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嚳之屬報功堅力不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歆享之也。夫不能歆享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為福。亦不能為禍。禍福之起由於喜怒哀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輒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無用喜怒則無用為禍福矣。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歆之與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用口歆之。無腹腸則無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也。以人祭祀有過不能即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鼻矣。口鼻能歆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之。今手不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歆之也。或難曰。宋公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楸而與之言曰。何而渠盛之。不膏也。何而葛犧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楸而撻之。斃於壇下。此非能言用手之驗乎。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妖象厲鬼象鬼之形則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擊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知則宜自見渠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懼小。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楸擊之而已。無為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

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撻擊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擊之如無義而歸之鮑身。則厲鬼將復以撻培鮑之身矣。且祭祀不備。神怒見體以殺掌祀。如禮備神喜。肯見體以食賜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為怒者身存。不為喜者身亡。厲鬼之怒見體而罰宋國之祀。必時中禮。夫神何不見體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其賞罰不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培夜姑不可信也。且夫歆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歆則能言。猶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歆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今不能言。知不能歆一也。凡能歆者口鼻通也。使鼻孰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歆矣。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能復歆二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惡之也。為尸不動。朽敗滅亡。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之。死人不能歆三也。當人之卧也。置食物其旁。不能知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卧不覺者也。安能知食。不能歆之四也。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言其修具謹潔。潔牲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己意。以况鬼神。鬼神有知。必享此祭。故曰鬼享之。祀難曰。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禘祭。夫言東鄰不若西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鄰祭少福多也。今言鬼不享。何以知其福有少也。曰。此亦謂修具謹潔與不謹潔也。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禘祭。竭盡其敬。夫禮不至。則人非之。禮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多助。非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歆之福。非鬼為祭祀之故有喜怒也。何以明之。苟鬼神不當須人而食。須人而食是不

能神也。信鬼神歟。祭祀為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有儲峙耶。將以人食為飢飽也。如自有儲峙。儲峙必與人異。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峙。則人朝夕祭乃可耳。壹祭壹否。則神壹飽。壹飽。壹飢。壹飽。則神壹怒。壹喜矣。且病人見鬼。及卧夢與死人相見。如人之形。故其祭祀如人之食。緣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繒製衣。以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冀鬼饗之。其製衣也。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之神。貫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鬼。為審死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之衣。審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夫如是也。鬼神未定。厚禮事之。安得福祐。而堅信之乎。

祭意篇

禮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大壇。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大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亡其地。則不祭。此皆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合之

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雷之功門戶人所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雷人所託處五者功鉤故俱祀之周棄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火木乃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為竈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為社禮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通士立二祀曰門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通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為思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愛之故飲食之愛鬼神者祭祀之自禹興修社稷祀后稷其後絕廢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為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常修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而不識說

縣官名曰明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及以秋祭。非求春也。月令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為之祭戶。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名。自若為明星也。實曰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羣神者。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以搖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惡。四方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賴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已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修祭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義。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一本注音空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延陵季子過徐。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劍帶。

其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尚誰為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矣可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劍於冢樹而去祀為報功者其用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為不肯先者其恩猶李之帶劍於冢樹也聖人知其若此祭猶齋戒畏敬若有鬼神修興弗絕若有禍福重恩尊功慙懃厚恩未必有鬼而享之者何以明之以飲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諫退示當有所先孔子曰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禮曰侍食於君君使之祭然後飲食之祭猶禮之諸祀也飲食亦可毋祭禮之諸神亦可毋祀也祭祀之實一也用物之費同也知祭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不知類也經傳所載賢者所紀尚無鬼神況不著篇藉世間淫祀非鬼之祭信其有神為禍福矣好道學仙者絕穀不食與人異食欲為清潔也鬼神清潔於仙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以為人死無知其情不能為鬼假使有之其人異食異食則不肯食人之食不肯食人之食一有食字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不能為人禍福矣凡人之有喜怒也有求得與不得得則喜不得則怒喜則施恩而為福怒則發怒而為禍鬼神無喜怒其有則雖常祭而不絕久廢而不修其何禍福於人

論衡卷二十五終

論衡卷二十六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事來則名不學則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蒼龜之知吉凶蒼草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夫名異則實殊質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絕與賢殊也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邱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不索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猜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皆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高皇帝封吳王送之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耶到景帝時潁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潁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為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默而知之無為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暗仲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